

陽明後學的成員分析

黃 文 樹*

關鍵詞：陽明後學 師承關係 身分

一、前 言

所謂陽明後學，即是興起於明朝中葉以王陽明為宗師、以良知學為核心的一群讀書人，他們在明武宗年間出現，以後一直往下衍傳，學風盛大，包括了《明儒學案》所稱的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止修、泰州王門，以及《明儒學案》未提及的黔中王門^①等分支流派。

*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① 黔中王門，以孫應鰲為首，席書、王杏、李渭、陳尚象等人皆是其中佼佼者，他們是王陽明及弟子在貴州培植起來的。據《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三三〈年譜一〉載：正德三年（1508）春，王陽明被貶到貴州龍場，建龍岡書院，收徒授課；翌年，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睹於今日」，身率貴陽諸生，師事陽明（頁1228）。同書卷三六〈年譜附錄一〉亦載，嘉靖十三年（1534），陽明的私淑門人王杏巡按貴州，建陽明書院及陽明祠，倡發良知說（頁1330）。另據《（萬曆）貴州通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卷二載：嘉靖二十年（1541），楚中王門蔣信提學貴州，「品流第一，訓迪生儒，〔……〕所獎掖盡名士」。黔中思南人李渭即從其問學，深得心學精髓（頁52）；此外，此一文獻亦載，嘉靖二十三年（1544），陽明弟子徐樾接任貴州提學副使，「講明心學，陶溶士類」，孫應鰲即於此時盡受其所傳陽明心學，成為譽聲宇內的學者。近年來，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被冷落達數百年之久的「黔中王門」。吳雁南撰寫的《心學與中國社會》（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年）；王路平的〈論貴州陽明心學文化旅遊圈的開發建設〉（載《貴州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頁52-57）以及張坦的〈黔中王門——一個被忽略的地域學派〉（載《貴州文史叢刊》1996年第4期，頁16-21）諸作，均介紹了黔中王門。

王陽明從三十四歲開始授徒講學，直至去世，先後從事教育和學術活動達二十三年之久。由於王陽明身居高位，事功顯赫，所到之處，講學不輟，四方學子翕然追從。以他晚年在浙江建立的稽山書院爲例，有學生三百餘人，錢德洪描述道：

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悞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②

由此可略窺當時陽明德威之遐被、風教之宏敷、人心之感慕，以及陽明後學人數之博衆。

王陽明生前死後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們追隨他的教育行誼，繼承斯緒，在各地建立了許多討論王學、研究學問、砥礪品德的學術團體和教學組織，如涇縣有水西書院，廣德有復初書院，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泰州有心齋講堂等。如按地域分，陽明後學有浙中王門（浙江中部）、江右王門（江西一帶，含「止修王門」）、南中王門（蘇、皖一帶）、楚中王門（湖北一帶）、北方王門（山東、河南一帶）、粵閩王門（廣東、福建一帶）、黔中王門（貴州一帶），以及泰州王門（長江下游沿海一帶）等九大系統，這樣就出現了陽明後學遍天下的局面。

陽明後學汲汲講學，他們不僅提出許多精闢的教育主張，而且熱切地在各地興辦書院及講會，展開各種講學活動，將王學推播得更遠，對當時社會及後世有深遠影響。例如浙中王門的錢德洪辭官在野三十餘年中，幾乎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都有講舍；王畿善談說，能動人，林下四十餘

^② 錢德洪：〈刻文錄叙說〉，載《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41，頁1576。

年，「孳孳以講學淑人爲務」^③，所至聽者雲集，年八十猶遊講不倦，在南北兩京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

再如江右王門歐陽德以講學爲事，致當時「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④。程文德政先教化，時集士子講學，至不能容，乃創書院楹舍居之。又據《明儒學案》卷十七〈江右王門學案二〉載：聶豹任陝西按察使副使期間，「爲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⑤。羅洪先則掛冠歸田，自許「畢志林壑」^⑥，以教育爲專業。

何廷仁則是「與人語必依於所學，無少長敏純姁姁懇欵！援證喻譬，〔……〕連日夕不爲倦」^⑦。孜孜講學，可見一斑。癸丑甲寅間，江右王門歐陽德、聶豹及浙中王門程文德與南中王門徐階諸賢，大舉京師靈濟宮講會，學徒雲集至千人，其盛況爲數百年所未有。

另如泰州王門入室高徒王艮，早在王陽明在世時就帶著兩個僕人，乘坐一輛模仿文獻記載孔子周遊列國時的車子所製成的蒲輪車，由南而北，沿途聚衆宣講他所理解的王學，聽者多是社會下層群衆，他一路講到北京，在京城引起轟動，聚觀如堵。王艮認爲「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⑧，他一輩子堅持以教師爲業，對五個兒子皆令志學，不事舉子業，把不仕作爲一個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標誌。王陽明去世後，王艮又周遊天下，終身隨處講學，並與同門共同建立復初書院、安定書院及東淘精舍，大力推廣平民教育。他教學多以百姓日用之道指點良知，

③ 佚名：〈王龍溪先生傳〉，載《王龍溪全集》（臺北：華文書局，1970年），卷首，頁25。

④ 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卷17，〈江右王門學案二〉，頁74。

⑤ 同前註，頁84。

⑥ 同前註，卷18，〈江右王門學案三〉，頁1。

⑦ 羅洪先：《念菴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5冊），卷15，〈善山何公墓志銘〉，頁320。

⑧ 王艮：《王心齋全集》（臺北：廣文書局，1979年），卷2，〈語錄〉，頁66。

「於眉睫之間，醒覺人最多」^⑨。雖於晚年多病，仍據榻講論，不稍厭倦。他的學生出身陶匠、灶丁、田夫、商販者不勝其數，有近日「成人教育」之實。

王襃繼承王艮衣鉢，捨仕途，棄功名，毅然以師道自任，倡明家學。他闢各門宗會，門徒遍及江南各地，其中庶民佔五分之四。顏鈞欲有為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他爲了「救人心火」^⑩，南北奔走，置個人死生於度外，最後因張狂講學，卒就囹圄。何心隱先是創建「聚合堂」，合族辦學^⑪，後是一邊逃亡，一邊講學，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因指切時政，以身殉道。羅汝芳以教育實行政事，以感化代替刑罰^⑫，獨步歷史。

泰州王門後勁李贄從二十九歲任輝縣教諭起，累遷國子監博士、姚安知府，直到晚年居龍湖芝佛院講學，不但在卷帙浩繁的龐大著作中論及許多教育問題，也實際在講學中體現他的教育理念；所著之書「人挾一冊，以爲奇貨」^⑬，各地青年男女蜂擁追隨，不下千計，造成轟動。焦竑早年領導崇正書院教事，中年榮膺皇太子講讀官，晚年來回各書院講學不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⑭。周汝登任官期間，爲鄉民講授鄉約，購義田，置社學，施政以教育爲先，不事刑罰，故所至多有慈祥、清白的美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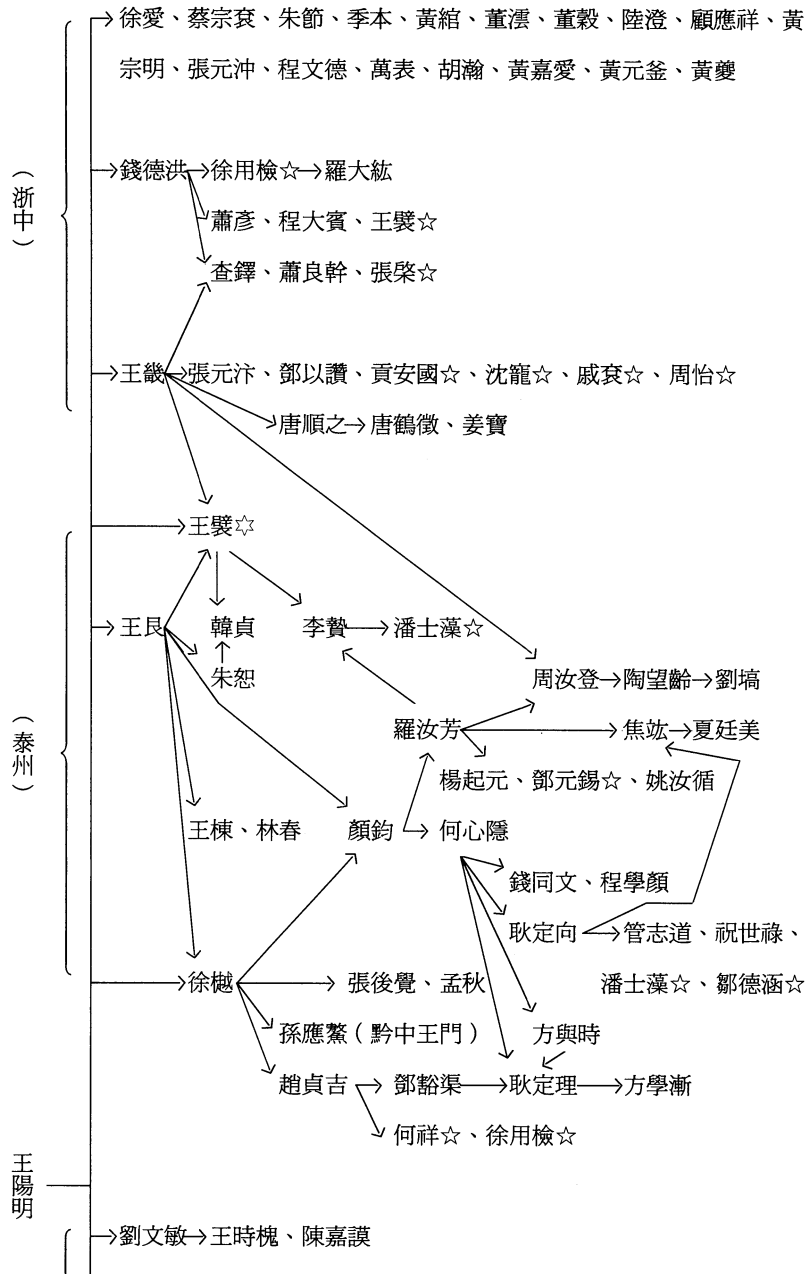
本文謹以表格的方式扼要分析陽明後學成員的師承關係與身分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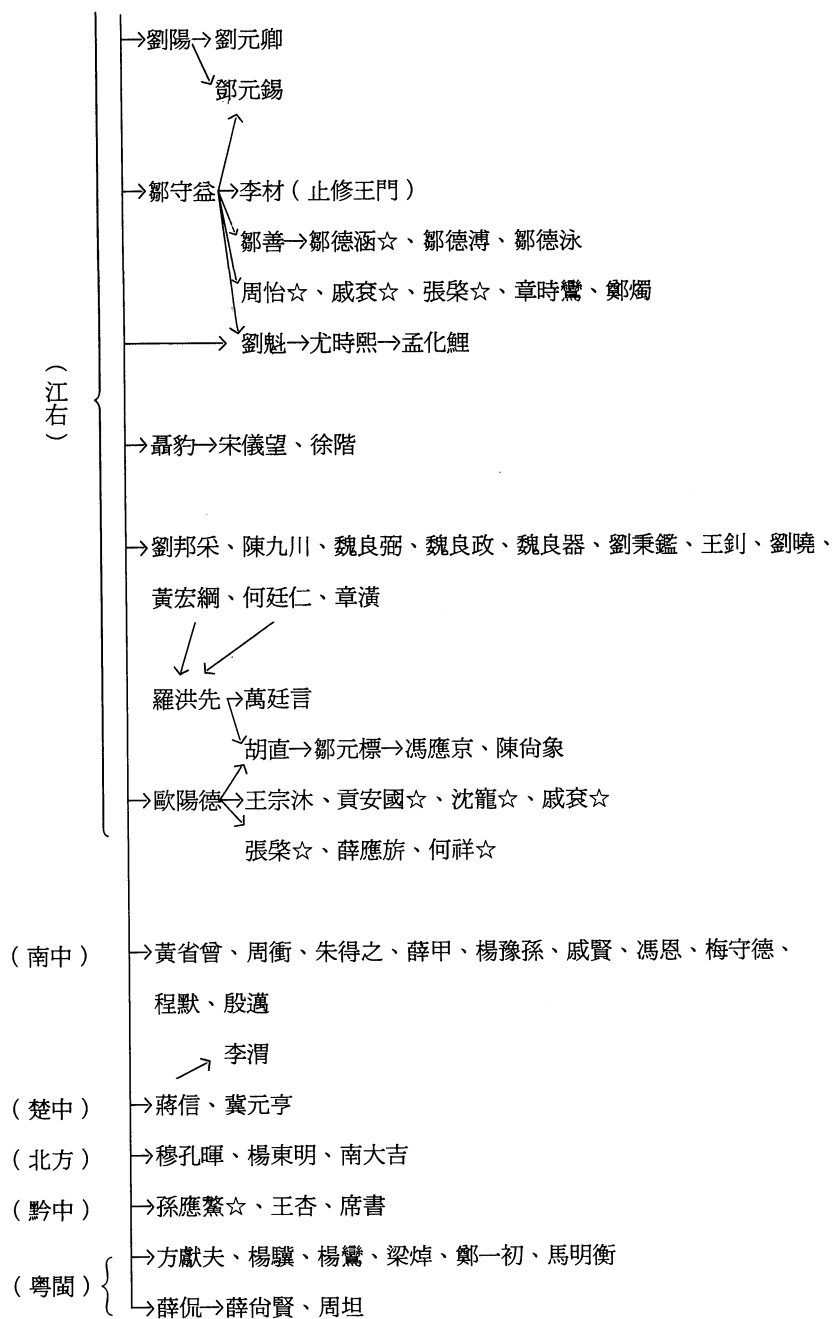
二、陽明後學的師承關係

欲認識陽明後學，了解其師承脈絡是必要的。此處根據《明儒學案》卷十一至卷三十六所載資料及其他有關之文獻，將陽明後學師承陽明心學的脈絡系統繪成表一「陽明後學師承關係系統表」：

- ⑨ 《明儒學案》，卷32，〈泰州學案一〉，頁69。
 ⑩ 顏鈞著，黃宣民點校：《顏鈞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卷1，〈急救心火榜文〉，頁1。
 ⑪ 何心隱：《何心隱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3，〈聚和老老文〉，頁72。
 ⑫ 羅汝芳知寧國府期間，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跣跣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詳見《明儒學案》，卷34，〈泰州學案三〉，頁3。
 ⑬ 朱國禎：《涌幢小品》（臺北：新興書局，1973年），卷16，〈李卓吾〉，頁4567。
 ⑭ 《明儒學案》，卷35，〈泰州學案四〉，頁46。

表一：陽明後學師承關係系統表





註：1. →表傳承關係。 2. ☆表從師二位以上。 3. 止修王門附於江右中。
4. 本表主要呈現師承脈絡，欲知各王門人物名請參見表二。

由此表可發現下列事實：

其一，按地域分，陽明後學應包括浙中、泰州、江右、止修（以李材學旨命名）、南中、楚中、北方、黔中（《明儒學案》疏略未論）及粵閩等九大王門，其中以浙中、泰州、江右三系為大，這三系的人數與聲勢均為其他支流所不及。陽明後學約有一半的人是王陽明的「及門弟子」，另一半是再傳弟子及三傳弟子。

其二，師承網絡超越地域範圍非常明顯。陽明後學的師承關係已大大突破黃宗羲依地域而建立之流派門牆，不同地域門戶交流師承的情況極為繁複。其中較為明顯的有數端：1.浙中王門王畿的入贅學生有來自泰州王門的王襃、周汝登等人，有來自江右王門的鄧以讚，有來自南中王門的查鐸、蕭良幹、張榮、貢安國、沈龍、戚袞、周怡、唐順之等人。2.泰州王門徐樾的門人有來自北方王門的張後覺、孟秋，以及來自黔中王門的孫應鰲；趙貞吉的弟子有來自浙中王門的徐用檢；耿定向的門人有來自江右王門的鄒德涵。3.浙中王門錢德洪的學生有來自南中王門的查鐸、蕭良幹、張榮、蕭彥、程大賓，也有來自泰州王門的王襃。4.入贅江右王門歐陽德的，有來自南中王門的薛應旂，有來自泰州王門的何祥，有來自南中王門的沈龍、戚袞、張榮、貢安國，也有來自浙中王門的王宗沐等。

其三，一人師事二位以上的情形不少。例如泰州王門王襃是王良仲子，自少淵源家學，又自九歲起隨父至會稽，及門陽明，並獲得向王畿、錢德洪叩問的機會。再如徐樾得事陽明，繼而學成於王良之門；韓貞先從朱恕遊，再卒業於王襃；李贄先拜王襃為師，再受教於羅汝芳；焦竑分別師事羅汝芳、耿定向；潘士藻學於耿定向、李贄。耿定理始事方與時，再於鄧豁渠得一切平實之旨，又於何心隱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充然自足。另如江右王門鄧元錫先從羅汝芳遊，繼學於鄒守益、劉陽。類此情形，南中王門諸子更是熱絡於從學不同的業師，多至不勝枚舉。

其四，目前有關陽明後學師承系統之研究文獻有部分內容待商榷。茲擇要略學如下：首先，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未將李贄、孫應鰲列入陽明後學之內，恐未允當。李贄乃泰州王門後起之勁雄，他曾說：「心齋之子東崖公（即王襞），贄之師。東崖之學實出自庭訓。〔……〕東崖幼時，親見陽明。」^⑮這些話表示李贄確實受業於王襞，是陽明的再傳弟子。此外，李贄非常佩服王艮，他說：「古人稱學道全要英靈漢子。〔……〕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為最英靈。」^⑯另者，李贄也很敬重何心隱，稱他為英雄，說道：

何心老英雄莫比。觀其羈絆縲紲之人，所上當道書，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略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閒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為人。其文章高妙，略無一字襲前人，亦未見從前有此文，但見其一瀉千里，委曲詳盡。^⑰

於此，李贄對於何心隱反對教條，不受傳統束縛的自由開放精神，抱以高度的敬意。還有，羅汝芳是他的思想導師，李贄先後在南京及雲南雞足山受教於羅汝芳，由於羅汝芳的講學內容「親切而有味，鮮明而不可厭」，故李贄自後「無歲不讀先生之書，無口不談先生之腹。」^⑱這些都表明了李贄師事王襞、私淑泰州的鐵證。李贄是泰州王門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傳人，是無可置疑的。而孫應鰲自從見知徐樾，即傳其所受陽明之學；嘗與泰州王門耿定理書云：「世道理亂關於人才，人才成就繫於師道」；他遍交羅洪先、胡直、羅汝芳、趙貞吉等人，「往復切劘，溫故知新，浩然自得」^⑲。孫氏確是黔中王門的佼佼

^⑮ 李贄：《續焚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卷3，〈儲瓘〉，頁90。

^⑯ 李贄：《焚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卷2，〈為黃安二上人孝文〉，頁80。

^⑰ 李贄：《續焚書》，卷1，〈與焦漪園太史〉，頁28-29。

^⑱ 李贄：《焚書》，卷3，〈羅近溪先生告文〉，頁123。

^⑲ 莫友芝：〈孫文恭公小傳〉，載《孫應鰲文集》（貴州：黔東南州志辦公室，1990年），頁5-7。

者。李贄與孫應鰲二人不應被摒棄於陽明後學代表人物之外。

其次，清儒萬斯同的名作《儒林宗派》也有疏漏、謬誤之處。謬誤者如江右王門宋儀望及南中王門徐階二人實際皆受業於聶豹^⑳，但萬書卻將之列於歐陽德門下^㉑；疏漏者如前述，事實上陽明後學一人同時師事或先後從學二位老師以上的情形很多，但萬書都僅列其中一人，有過度簡化之嫌，這種作法無法反映出實際的師承狀況。

再次，張君勳的大著《新儒家思想史》在「王門學承系統表」上，指出耿定向傳周汝登，再傳陶望齡，三傳李贄^㉒，這顯與史實有所違背。實際上是李贄拜王襞為師，成為王艮的再傳，同時李贄也受教於羅汝芳，故也是顏鈞的再傳，李贄不但與耿定向毫無師承關係，而且「學問相傾，不啻剗刃」^㉓，兩人的學旨根本是涇渭分明、水火不容。

三、陽明後學的身分分析

表二：陽明後學身分統計一覽表

王門類別	項目 總人數	官		吏		布		衣		身分待考者			
		姓名	人數	%	姓名	人數	%	姓名	人數	%	姓名	人數	%
浙中	32	錢德洪、王畿、管州、夏醇、黃嘉愛、徐愛、蔡宗袞、朱節、季本、黃綰、董穀、陸澄、顧應祥、黃宗明、萬表	25	78%	董灃、范瓘	2	6%	柴鳳、黃元釜、范引年、魏莊渠、黃夔	5	16%			

^⑳ 《明儒學案》卷24〈江右王門學案九·宋儀望傳〉載：「宋儀望從學於聶豹」（頁33）；同書卷27〈南中王門學案三〉載：徐階受業於聶豹任華亭令期間（頁91）。

^㉑ 萬斯同：《儒林宗派》（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8冊），頁580。

^㉒ 張君勳：《新儒家思想史》（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頁366。

^㉓ 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4，〈江南諸省〉，頁92。

			、張元沖、程文德、徐用檢、王宗沐、張元忭、孫應奎、黃文煥、胡瀚、聞人銓、黃驥							
江 右	33	鄒守益、鄒善、鄒德涵、鄒德溥、鄒德泳、歐陽德、聶豹、羅洪先、劉邦采、劉陽、劉秉鑑、劉曉、劉魁、黃宏綱、何廷仁、陳九川、魏良弼、王時槐、鄧以讚、陳嘉謨、劉元卿、萬廷言、胡直、鄒元標、羅大紘、宋儀望、鄧元錫、章潢、馮應京	29	88%	劉文敏 王 釗 魏良器 魏良政	4	12%	無	0	0%
南 中	27	戚賢、馮恩、貢安國、查鐸、沈籠、梅守德、蕭彥、戚袞、章時鸞、程大賓、程默、鄭燭、姚汝循、殷邁、姜寶、周衝、朱得之、周怡、薛應旂、薛甲、唐順之、唐鶴徵、徐階、楊豫孫、蕭良幹	25	93%	黃省曾 張 燾	2	7%	無	0	0%
楚 中	2	蔣信	1	50%	冀元亨	1	50%	無	0	0%
北 方	7	穆孔暉、張後覺、孟秋、尤時熙、孟化鯉、楊東明、南大吉	7	100%	無	0	0%	無	0	0%
粵 閩	9	方獻夫、薛尚賢、梁焯、鄭一初、馬明衡、薛侃	7	78%	無	0	0%	楊 驥 楊 鸞	2	22%

		周坦								
止修	1	李材	1	100%	無	0	0%	無	0	0%
黔中	5	孫應鰲、席書、 王杏、李渭、陳 尚象	5	100%	無	0	0%	無	0	0%
泰州	30	徐樾、羅汝芳、 程學顏、錢同文、 管志道、王棟、 林春、趙貞吉、 楊起元、耿定向、 焦竑、潘士藻、 方學漸、何祥、 祝世祿、周汝登、 陶望齡、程學博、 李贄	19	63%	王良 王襜 顏鈞 何心隱 鄧豁渠 方與時 朱恕 韓貞 夏廷美 耿定理 劉埈	11	37%	無	0	0%
總計	146		119	81%		20	14%		7	5%

說明：

1. 以上人數根據《明儒學案》卷十一至卷三十六所載予以統計，包含：(一)有傳有作品摘錄者；(二)有傳無作品摘錄者；(三)附傳者及(四)各派卷首序言論及者。
2. 泰州王門中加入李贄一人，因他受業於王襜、羅汝芳。
3. 增入黔中王門（參見註①）。
4. 身分資料參考《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8年）而得。
5. 百分比係求到小數第一位，經四捨五入，計到個位為準。

表三：陽明後學科舉功名一覽表

項目 王門 類別	總 人 數	進 士			舉 人			無			科名待考者		
		姓 名	人 數	%	姓 名	人 數	%	姓 名	人 數	%	姓 名	人 數	%
浙中	32	徐愛、蔡宗 袞、朱節、 錢德洪、王 畿、季本、 董穀、陸澄 、顧應祥、 黃宗明、張 元沖、程文 德、徐用檢 、萬表、王 宗沐、張元 汴、孫應奎 、聞人詮、 黃文煥	19	59%	夏 醇 黃 驥	2	6%	黃 綰 董 瀚 胡 范	4	13%	管 州 范引年 魏莊渠 柴 鳳 黃嘉愛 黃元釜 黃 夔	7	22%
江右	33	鄒守益、鄒 善、鄒德涵 、鄒德溥、 鄒德泳、歐 陽德、聶豹 、羅洪先、 劉秉鑑、何 廷仁、陳九 川、魏良弼 、王時槐、 鄧以讚、陳 嘉謨、萬廷 言、胡直、 鄒元標、羅 大紘、宋儀 望、馮應京	21	64%	劉邦采 劉 陽 劉 曉 劉 魁 黃宏綱 魏良政 劉元卿 鄧元錫	8	24%	劉文敏 王 鈞 魏良器 章 潢	4	12%	無	0	0%
南中	27	戚賢、馮恩 、查鐸、蕭 彥、姚汝循 、殷邁、姜 寶、梅守德 、周怡、薛 應旂、薛甲 、唐順之、	16	59%	沈 龍 章時鸞 程 默 黃省曾 周 衝	5	19%	張 燦 鄭 燭 朱得之	3	11%	貢安國 程大賓 戚 袞	3	11%

		唐鶴徵、徐階、楊豫孫、蕭良幹											
楚中	2	蔣信	1	50%	冀元亨	1	50%	無	0	0%	無	0	0%
北方	7	穆孔暉、孟秋、孟化鯉、楊東明、南大吉	5	72%	尤時熙	1	14%	無	0	0%	張後覺	1	14%
粵閩	9	方獻夫、梁焯、鄭一初、馬明衡、薛侃	5	56%	無	0	0%	無	0	0%	薛尚賢 楊驥 楊鸞 周坦	4	44%
止修	1	李材	1	100%	無	0	0%	無	0	0%	無	0	0%
黔中	5	孫應鱉、陳尙象、席書	3	100%	李渭	1	20%	無	0	0%	王杏	1	20%
泰州	30	徐樾、羅汝芳、程學顏、管志道、林春、楊起元、趙貞吉、耿定向、焦竑、潘士藻、祝世祿、周汝登、陶望齡	13	43%	李贄 何祥	2	7%	顏鈞 何心隱 鄧豁渠 方與時 王良 王襪 朱恕 韓貞 夏廷美 王棟 耿定理 方學漸 劉埒	13	43%	程學博 錢同文	2	7%
合計	146		82	56%		20	14%		24	16%		20	14%

(本表根據《明儒學案》卷十一至三十六各學案人物小傳資料、《明人傳記資料索引》編製而成)

由表二「陽明後學身分統計一覽表」，可知陽明後學率多碩彥有爵位，全數一四六人中，官吏有一一九人，佔百分之八十一，布衣二十人，佔百分之十四；身分待考者七人，佔百分之五。

另由表三可知，陽明後學一四六人中，進士八十二人，佔百分之五十六；舉人二十人，佔百分之十四；無科舉功名者二十四人，佔百分之十六；科名待考者二十人，佔百分之十四。足見陽明後學多為科舉出身。

值得一提的是，陽明後學多數人曾任中央官學的主政者、教學者及地方官

學的提學使、副使和儒學「教官」（亦名學官、儒學官或教職）。他們主持、管理、參與中央、府、州、縣學的教育任務，有的擔任府學教授，有的擔任州學學正，有的是縣學教諭，有的是府、州、縣學的訓導；更有些人是在中央擔任翰林院編撰、侍讀，或禮部郎中、侍郎，或國子監司業、祭酒等要職，實際督率、參與、負責教育工作。

浙中王門黃文煥，任開州學正，掌府學教務。蔡完亮歷任興化府（莆田）府學教授、南京國子監助教、四川督學僉事，一生孤介。錢德洪嘗為蘇州府學教授，掌教誨生員，考查生員藝業、講授功課，並曾任國子監丞。季本於正德年間陞南京禮部郎中，負責貢舉、禮儀、藝術等各項與教育有關之政令。

黃綰曾任侍講學士，充講官，為皇帝講讀經史之事，後出為南京禮部侍郎，再拜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圖書修史等事。黃宗明召補禮部侍郎。程文德先後授翰林院編修、南京禮部郎中、南京禮部侍郎、南京國子監祭酒，負責督促、教誨、考校國子監學生，統領國子監訓教之政。

徐用檢除禮部主事，至郎中，陞陝西提學副使，巡迴考試各府、州、縣學生員，並負責考核各地儒學教官。張元汴歷任翰林修撰、翰林侍讀，並任教習於內書堂（宦官讀書之所），取《中鑒錄》諄諄教誨寺人。胡瀚歷任華亭訓導、崇明教諭，掌管學政，教誨生徒。

江右王門鄒守益曾授翰林院編修、侍讀學士、南京國子監祭酒等職。歐陽德歷任翰林院編修、南京國子監司業、禮部侍郎、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聶豹於知華亭期間，清乾沒一萬八千金，以補逋賦，並大興學校。羅洪先授翰林修撰、經筵官。劉邦采授福建建寧府壽寧縣學教諭，以正學迪士，多所興起。

鄧以讚累官翰林院編修、國子監司業、南京國子監祭酒。萬廷言授禮部郎中，出為提學僉事。胡直曾任四川提學副使、湖廣督學，督其學政。宋儀望曾視福建學政，督率教官。章潢授順天儒學訓導，化導諸生。

南中王門梅守德曾任山東提學副使；周衝授萬安縣學訓導，旋改邵武府學

教授。薛應旂曾任浙江提學副使，鑒識甚精。徐階歷任翰林院編修、浙江提學僉事、提學副使、江西提學等職，提督學校，益勤於職，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爲先；其後陞侍講、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翰林院學士、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楊豫孫曾督湖廣學政。

楚中王門蔣信曾任貴州提學副使。北方王門穆孔暉歷國子監司業、侍講、翰林院學士。張後覺任西安府華陰縣學教諭。尤時熙歷章邱教諭、國子監學正。粵閩王門方獻夫擢侍講，後至禮部尙書。楊鸞官至南雍祭酒。黔中王門孫應鰲官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掌國子監祭酒，雅意持風化作人才；席書曾任貴州提學副使。

泰州王門王棟授南城訓導，陞南豐教諭。趙貞吉授翰林院編修、翰林院學士，出掌國子監祭酒、禮部尙書。羅汝芳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爲治。楊起元授翰林院編修，歷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侍讀學士。焦竑授翰林修撰，簡東宮講讀官，取故事可爲勸戒者，繪圖上之，名《養正圖解》。方學漸爲國子監祭酒二十餘年。陶望齡授翰林編修，轉太子中允右諭德兼侍講，再起國子監祭酒。

由上可知，陽明後學大多有實際參與政府辦理的文教工作經驗，嫻熟中央和地方官學應興應革之事項，更體會到開拓、發展體制外教育事業的迫切性與必要性。這就促動了他們的教育熱忱，從而推展出多采多姿、生意盎然的社會講學活動。

四、結 語

陽明後學包括浙中、江右、止修、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及黔中諸王門，學風盛大。他們繼承王陽明的教育行誼，在各地建立了許多討論王學、研究學問、砥礪品德的學術團體和教學組織，對當時社會及後世有深遠影響。

陽明後學雖有支流之分，但諸流裔人物多有交互師承之情況，而一人師事二位以上之情形也不少。他們率多具備科舉功名的碩彥爵士，獻身政治與教育，除致力於官辦教育的興革之外，尤大力展開社會講學事業。他們實在是一個關係複雜而又結成一體的教育學派。

陽明後學的成員分析

黃 文 樹

提 要

本文整理了陽明後學的師承關係系統表，發現他們師承的網絡超越地域範圍非常明顯，且一人師事二位以上的情形不少；而目前有關陽明後學師承系統之研究文獻有部分內容待商榷。本文也分析了陽明後學的身分與科舉功名，分別作成統計表，一目了然。

陽明後學率多具備科舉功名的碩彥爵士，獻身政治與教育，除致力於官辦教育的興革之外，尤大力展開社會講學事業。他們實在是一個關係複雜而又結成一體的教育學派。

An Analysis of the Membership of the Yang-ming School

HUANG Wen-shu

This essay attempts to chart tutorship relations among the later followers of Wang Yang-ming. It finds that the tutorship network of the Yang-ming School clearly extended beyond regional boundaries, and many scholars studied under more than one teacher. Furthermore, some research on the tutorship system of the Yang-ming School demands critical re-examination. The essay also presents statistical charts depicting the status and honors granted to scholars of the Yang-ming School under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Most scholars in the Yang-ming School participated i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devoted themselves to careers in politics or education. Besides working to reform the official education system, these scholars devote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developing public education. They formed a highly complex, systematic educational movement.

Keywords: Yang-ming school tutorship relations status